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千门公子

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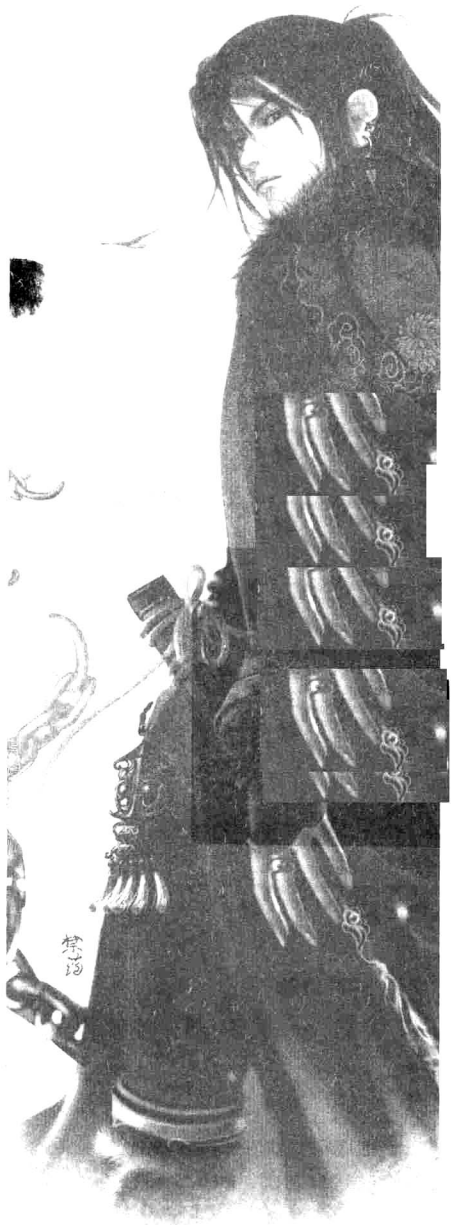
侠

方白羽 著

景海

千门公子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禁錮



© 方白羽 20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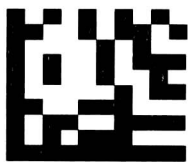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门公子/方白羽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ISBN 978-7-5313-3267-1

I. 千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951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http: //www.chinachunfeng.net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	温去非	责任校对	田 丰
装帧设计	马寄萍		
幅面尺寸	130mm×186mm	字 数	178 千字
印 张	10.5 插 页 2	印 数	1—10 000 册
版 次	2008 年 10 月第 1 版	印 次	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书 号	ISBN 978-7-5313-3267-1	定 价	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35670

目 录

- 楔子 / 1
- 一、蛇祸 / 8
- 二、陷阱 / 35
- 三、蒙冤 / 61
- 四、暗狱 / 84
- 五、新生 / 110
- 六、逃狱 / 140
- 七、刀客 / 167
- 八、魔门 / 196
- 九、同行 / 225
- 十、布局 / 251
- 十一、演戏 / 278
- 十二、夺经 / 300

人，既无虎狼之爪牙，亦无狮象之力量，却能擒狼缚虎，驯狮猎象，无他，唯智慧耳。——《千门秘典》序。

楔子

天高地阔，万里无云，赤红的太阳纹丝不动高悬中天，把天地映照得亮晃晃一片红火。空气被日光烧灼得炽热难当，似乎只差一点火星就能点燃。在如此酷烈的天气下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中，有一小队奇怪的人马挣扎着行进在无路可寻的黄沙里，人数不足二十，骡马牲口不及十头。除了领头的四五人骑有骡马骆驼，其余十多人竟被镣铐拴在一起，像骡马一般被拴成一串，在几个骑者的吆喝鞭笞中，勉强挣扎着向前蠕动。

在如此酷烈的太阳下，戈壁滩那本就不多的活物也都躲到各自的藏身之处，以避开一天中最毒的阳光。放眼望去，前方那漫漫黄尘天地中，除了东一团、西一簇的骆驼刺，就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驿站。驿站旗杆上那方懒洋洋随风摆拂的破旗，勉强透出一丝难得的生气。看到那面旗帜，几个骑手不禁一片欢呼，鞭笞众人加快了步伐。

驿丞老鳊也看到了这一小队人马，远远便迎出了驿站。老鳊并不是个热情好客的主儿，整天

都蔫巴巴像霜打茄子，不过谁要在这远离人烟的荒僻驿站孤零零待上十年，见到强盗都会觉得亲切。

“老蔫！快快准备清水草料！这鬼天气，简直要把人给烤熟了！”领头的骑者远远的就大叫起来，他的脸上有一道血红的刀疤，随着表情变化在不住蠕动，远远看去，就像脸颊上又开了一张口。

“清水草料早已经准备好！刀爷！”老蔫边答应着，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清水和草料。他认得来人是甘凉道有名的捕头，绰号刀疤，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。这里虽然已是青海地界，但刀疤经常负责把内地送到甘凉道的囚犯，再押送到更远的青海服苦役，常常要经过这座孤零零的驿站，一来二去，与老蔫自然就相熟起来。

几个衙役翻身下马，争先恐后地奔向老蔫准备好的清水馒头，几个披枷带锁的囚犯则跌跌撞撞躲到阴凉处，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上直喘粗气，就像几条离了水的鱼。

老蔫提上一桶清水向他们走去，他虽然知道发配到如此荒凉偏远之地来服苦役的囚犯，大都是些穷凶极恶之辈，不值得同情，但一个人在这驿站苦守多年，一年到头难得看到几个人，就算是囚犯，在老蔫眼里也十分亲切。

老蔫舀上一瓢水，几个囚犯立刻争先恐后伸长脖子张嘴来接。囚犯都戴着枷，双手不得自由，

吃喝拉撒都得要人帮忙。老蔫正要喂，却听身后一个衙役突然喊道：“等等！”

老蔫莫名其妙地回过头，就见一个吃饱喝足的差役，抹着嘴一脸坏笑地过来，夺过老蔫手中的水瓢扔回桶中，然后两腿一叉，扯开裤子对着水桶就“哗哗哗”撒了一泡尿，这才提起裤子对老蔫示意：“去！喂他们喝！”

老蔫为难地望向一旁的刀疤，却见他并不制止，反而露出了饶有兴致的微笑。老蔫无奈，只得舀上一瓢尿水递到一个囚犯面前。只见那囚犯稍一犹豫，就闭上眼“咕噜噜”一口喝得干干净净。

众差役哄堂大笑，有人还大声调侃：“热茶一定比凉水还要解渴吧？”

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老蔫一个个喂过去，只见众囚犯有的麻木，有的哭丧着脸，有的则两眼怒火。不过在极度饥渴之下，几个囚犯还是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。

老蔫喂到最后一个囚犯时，却见他别开了头，一脸倨傲。老蔫叹了口气：“喝吧！从这里过去数百里都是戈壁荒漠，不喝水怎么成？”

“我是人，怎么能不要尊严？”那囚犯涩声说道。他的声音虽因干渴已嘶哑难闻，却依然透出一股不容轻辱的傲气。

尊严？老蔫一怔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

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囚犯。他不由得细细打量对方，却见那囚犯身形瘦弱，看眼神似乎十分年轻，虽然须发散乱，满脸肮脏不堪，却依然掩不住骨子里的书卷气。老鹳还想再劝，就听身后的刀疤大声在问：“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喝？”

老鹳为难地回过头，还没来得及向刀疤解释，刀疤已大步过来，一把抢过老鹳手中的水瓢，吐了口浓痰在里面，往那囚犯嘴边一递，“嫌料不够，老子再给你加点！”

那囚犯别开头，一脸倨傲，虽然披枷带锁，他的眼中依然有一种不容轻辱的倨傲，与其他囚犯那种卑微胆怯的眼光完全不同。这眼光刺激了刀疤，不由得一把抓住他的发髻，迫使他仰脸向着自己，然后把手中的水瓢强塞到他口中，斥骂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还要老子亲自伺候你！”

那囚犯使命一挣，把水瓢撞落到地上。刀疤勃然大怒，一脚将他踢倒在地，指着地上的囚犯喝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喝？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？”

那囚犯在地上挣扎着坐起来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是人，不是牲口！”

“人？”刀疤一把将那囚犯拎起来，“你他妈也敢自称是人？你们这些垃圾，有哪个敢自称是人？”

刀疤说着扔下那囚犯，举起马鞭从几个囚犯头上一个个抽将过去，边抽边骂：“你！一个拐

卖小孩的人贩子；你！一个强奸女人的采花贼；还有你！一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！你们他妈这些垃圾，有哪个配称为人？老子恨不得将你们一个个就地处决，免得连累老子在这种天气还要侍候你们去青海旅游！”

刀疤说着转回到方才那囚犯面前，举鞭抽道：“尤其是你！不仅强奸杀人，还坑蒙拐骗。老子真搞不懂，以你的罪名，就算判个凌迟也不过分，你他妈居然还能活命，真不知使了什么龌龊的手段，花了多少昧心银子。听说你以前还是个秀才，就凭这，也该罪加一等！”

“我没有！”那囚犯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，“我没有强奸杀人，也没有坑蒙拐骗。我是被冤枉的！”

“噤！每个囚犯对老子都是这么说。”刀疤说着重新舀了瓢尿水递到那囚犯嘴边，“老子再问你一次，喝不喝？”

那囚犯针锋相对地迎着刀疤凶狠的目光：“我是人，不是牲口！”

刀疤勃然大怒，将尿水泼到那囚犯脸上，扔下水瓢怒道：“好！老子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！只要你能撑到明天，老子就承认你是人！”说完向手下一挥手，“来人！把他给老子绑到拴马桩上，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！”

几个衙役把那囚犯从阴凉处拖出来，七手八脚地绑到驿站外的拴马桩上。头顶日光正烈，地面沙砾发烫，在上烤下煎之下，正常人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那囚犯舔着干裂的嘴唇，紧闭双眼，在如火烈日烘烤下，虽然神情早已疲惫不堪，但脸上却依然有一种不屈的孤傲。

“谁也不许给他送水！老子要看看他到底能撑多久！”刀疤说着对老蔫一招手，“准备干粮草料，咱们明天一早再走。”

天渐渐黑下来，戈壁滩的白天热如火烧，到了夜晚却又十分寒冷。老蔫喂完骡马后，正好经过拴着那囚犯的拴马桩，老蔫不由得提灯照了照，却见那囚犯全身瘫软地挂在那木桩上，不知死活。老蔫慌忙过去一探鼻息，隐约试到还有一点细若游丝的呼吸。

老蔫暗自叹息，又想起了这囚犯日间那忧悒而倔犟的眼神，虽经历万般磨难，依旧孤傲不屈，这是其他囚犯眼里没有的神光。不知怎的，老蔫始终忘不掉这种眼神。如今这囚犯在烈日下苦撑半日，浑身早已严重失水，若再不喝水，一定撑不过今夜。

老蔫侧耳听听驿站内的动静，只听到一片鼾声。日间的长途跋涉，早已令众人疲惫不堪，天

刚入黑就已尽数睡去。老鳇这才悄然去舀来一瓢清水，然后托起那囚犯的下颌，小心翼翼地将清水灌入囚犯口中。片刻后，只见他睫毛微颤，终于缓缓醒了过来。

“谢天谢地！我还怕你醒不过来！”老鳇嘴里嘟囔着，还想继续喂水，谁知那囚犯却本能地转头避开。老鳇忙道：“别紧张，这是清水。”

那囚犯将信将疑地浅尝了一口，这才将一瓢水急切地喝完。清水下肚，他的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，干涸的眼里泛起点点泪花，对老鳇哽咽道：“老伯，多谢相救！我骆文佳若有出头之日，定要报答老伯一水之恩！”

老鳇摆摆手：“什么报答不报答，等你活着离开青海再说吧。据我所知，凡发配到这儿来服苦役的囚犯，还没有人能活着离开。”

那囚犯一怔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老鳇叹道：“宁肯地上死，不要井下生。在矿井服苦役，吃的是阳间饭，干的是阴间活。一年下来不知要活埋多少汉子？凡是被发配到那儿的囚犯，要么在井下被埋，要么被繁重的劳役折磨致死，几乎无一例外。”

“我要活下去！我一定要活下去！”那囚犯眼中闪出骇人的光芒，“我是被冤枉的！我一定要活下去！我还要练成绝世武功，让那些陷害我的

家伙付出应有的代价！”

老鳶同情地望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囚犯，却不敢出手放开他。只见他拼命挣扎，似乎想挣脱身上的束缚，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撼动拴马桩，却反而令疲惫不堪的他一阵眩晕，浑身一软便晕了过去。

骆、文、佳。老鳶在心中默念着他的名字，暗自叹息：看来确实是个读书人，只可惜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读书人活下来的机会更是小之又小。

“我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！”昏迷中，骆文佳的嘴里还在喃喃念叨着，他那肮脏不堪的脸上，闪烁着异样的神采，时而狰狞，时而温柔，时而愤怒……他的意识似乎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……

一、蛇祸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；苟不教，性乃迁；教之道，贵以专……”伴随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，骆文佳又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。

这里是扬州郊外一处山清水秀的小村庄，村前小桥流水，村后群山环抱，风景十分秀美，远近闻名。村里大部分人都姓骆，因此也叫骆家庄。骆文佳是村里唯一的秀才，其祖上还是告老还乡

的京官，只可惜到骆文佳父亲这一代，就因为好赌不仅荡尽了家财，还被人催债逼得上吊自尽，骆家从此家道败落。幸好骆文佳有一位知书达理、勤劳善良的母亲，一刻也没放松对儿子的管教，不仅独自将他抚养长大，还送他到邻村私塾伴读，终于将他培养成为村里唯一的秀才。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，骆文佳从小就立志要通过科举出人头地，像先祖那样学而优则仕，以振兴家门。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，骆文佳在苦读诗书准备考举之余，还借村中的祠堂开设私塾，除了要帮助村里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，也是要挣点小钱贴补家用。

窗外传来的马蹄声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，读书声不由得弱了下来。骆文佳寻声望去，就见两个衣衫锦绣的富家公子，在几名随从的蜂拥下，正骑马缓缓从窗外经过。两个人谈兴正浓，其中一个白衣白马的儒雅公子还不住用马鞭指点着周围，意态颇为潇洒。

骆文佳认出那白衣公子名叫南宫放，扬州城有名的南宫世家三公子。当年父亲将家产都输给了南宫世家，因此骆家庄大部分田产现在都属于南宫世家，只有寥寥几块祖宗坟地还在村中族长手里。最近听说南宫世家要收回骆家庄的田地，准备在这儿建造休闲山庄和跑马场。这消息令村民们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希望族长骆宗寒能阻止这

件事。

“别看了，继续读书！”骆文佳拍拍桌子警告孩子们。他对这些公子哥儿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只想苦读诗书，早日考取功名。

直到日影西斜，骆文佳才收起文房四宝让孩子们放学。孩子们打打闹闹地逃出祠堂，各自匆匆归家，祠堂中一下子就静了下来。骆文佳将桌凳整理好后，也收起书卷准备回家。一出门，就见一个青衫少女挎着篮子等在门外。一见骆文佳便有些羞涩，却还是款款迎了过来。

“欣怡！”骆文佳眼中露出异样的神采，连忙拱手施礼。

“文佳哥！”少女来到骆文佳面前，低着头将手中的篮子递过来，“这是我家今天新摘的果子，给你和伯母尝尝鲜。”

骆文佳连忙将篮子接过来，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只是讷讷地愣在当场。那姑娘偷眼看了看一脸窘迫的骆文佳，不由得嫣然一笑，对他摆摆手：“你早些回去吧，莫让伯母担心。”

“是！”骆文佳连忙答应。少女低着头又等了一会儿，这才低声说：“我走了！”

“哎！”骆文佳答应着，目送少女款款走远。只见对方走出数十步后，又回头挥了挥手，一脸

娇羞。骆文佳心旌一荡，不由得看痴了。直到那少女再看不见踪影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，拿起篮中一个红艳艳的苹果，放到鼻尖轻轻嗅着，却舍不得咬上一口。

怡儿！骆文佳在心中叫着那姑娘的小名，只感到一阵甜蜜。那少女是村中殷实大户赵富贵的女儿。赵富贵是外来户，当年为了寻个靠山，曾与骆文佳的父亲指腹为婚，早早便把女儿许给了骆家。后来骆家败落，赵富贵便有了悔婚之意，只是两个孩子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早已难舍难分。赵富贵为此差点与骆家翻脸，不过后来见骆文佳勤奋好学，与其父完全不是一类人，小小年纪便考取了秀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赵富贵这才对两人的往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暂且默认了这门亲事。

本来按礼教，有婚约的男女在成婚前不能见面，只是荒野小村，所有礼教都删繁就简，所以骆文佳与赵欣怡才有机会常常见面。但随着二人年岁的增长，加上十七年前那一纸婚约，反使二人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随和自然，两小无猜。

骆文佳痴痴望着赵欣怡离开的方向，好半晌他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，嗅着手中的苹果慢慢往家走去。

赵欣怡拐过路口后没有走远，却隐在树后回

头偷看。见骆文佳呆呆地抱着篮子往回走，她不禁抿嘴一笑，轻轻骂了一声“傻瓜！”这才一甩发辮转身就走。

刚一回头，一声猝然而发的马嘶声把赵欣怡吓了一跳，只见一匹洁白如缎的骏马在自己面前人立而起，差点将马上骑手掀了下来。那骑手一脸恼怒，正要开口责骂，待看清赵欣怡模样，却不由得愣在当场。

赵欣怡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方才光顾着偷看骆文佳，竟没有听到身后的马蹄声，一回头差点跟奔马撞在了一起。她正要道歉，却发现马鞍上的骑手正直勾勾地望着自己。虽然村中也有不少小伙子喜欢偷看自己，但像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赵欣怡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心中不禁有些害怕。顾不得道歉，一低头匆匆就走。匆忙间竟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，依稀觉得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轻公子，长得似乎也不难看，就是目光有些吓人。这种人在赵欣怡心目中属于另一个世界，跟自己全然无关。所以当她们回到家中时，已经将方才的邂逅完全忘记了。

“美！真美！”马上骑手直到赵欣怡走远，犹在喃喃自语，“想不到这偏僻小村，竟有空谷幽兰！”

“三公子好眼力！”他身旁一个锦衣公子连忙

点头附和，“扬州虽是佳人云集的繁华都市，却也很少看到这等不染一丝俗粉的人间绝色。”

那位被称做“三公子”的白衣男子没有答理对方，却望着赵欣怡消失的方向轻轻吟道：

山村有佳人，年方二八整。
眉如远山月，肤如凝雪脂。
腮边染桃红，凤目暗含春。
唇启如花绽，举步似莲生。
骏马惊艳停，踟蹰不敢前。
惊鸿一瞥间，疑是天上仙！

“三公子好文采！”那锦衣公子鼓掌赞道，“出口成章，三步成诗。想上古那些风流才子，也不过如此吧？”

“唐公子说笑了！”白衣公子连忙摆手，“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。在下一首陋诗，哪能形容那姑娘之美于万一！只可惜，咱们连她的名字都还不知。”

那唐公子忙嘻嘻笑道：“那公子何不追上去问问。凭南宫世家三公子的风流倜傥和博学多才，这还不是手到擒来？”

“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呢！”南宫公子有些遗憾地摇摇头，“如今这方圆数十里，就只剩下这骆家庄，再不抓紧拿下，岂不显得我南宫放无能？”

那唐公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：“咱们这次出